



清华园的点滴回忆

■ 土木系 结 81 | 杜松

清华园第一天

1988年8月底或9月初某一天(具体报到时间已经记不住了),经过将近30个小时的火车旅行,又坐了从北京站到清华园的大巴,我终于抵达清华。这次长途旅行是我人生第一次真正的长途旅行,也是第一次坐火车,第一次出四川,所以印象深刻。但更深刻的是,从清华接待站到23号楼的这短短一公里左右的旅程。接新生的学长骑着三轮车飞快地带着我和行李奔向23号楼,却由于手潮,在老图书馆附近漂移失败,河边翻车,差一点就将我和行李直接翻到河里,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。即使如此,我还是胳膊、手等多处受皮外伤。学长们自己也吓得够呛,普通话也说不利索的我也是故作坚强地表示没事,其实心里还是非常生气和委屈的,也很有点担心不吉利,怎么进了清华就翻车啊?这个情绪和担心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。

北方饭菜

话说在清华的第一顿饭,不是在14食堂,而是由第一天认识的李晋扬同学带我去再往东面的11食堂(食堂编号希望没有记错)。这顿饭我至今难以忘怀。看着和颜色鲜艳、辣味十足的川菜截然不同的、白花花的、叫不出名的北方菜,我胡乱要了两份(好像是鸡蛋黄瓜和烧茄子),却发现口味和川菜如此不同,完全没有辣味,实在无法下咽,最后基本是完全

倒掉了!后来发现在北方,原来什么都可以拿来炒鸡蛋,之前我还真的不知道黄瓜还可以炒鸡蛋!25年后的今天,我已经完全接受了北方饭菜,反倒是回四川时,发现自己吃不了辣了,还得专门嘱咐我爸妈,做菜少辣或者干脆不辣最好。

从食堂出来后根本分不出东西南北。由于普通话太差,不好意思开口问别人,我花了快半个小时才找回23号楼。

学号

我的学号是880123,感觉非常顺的一个数字,从一上清华对这个就很满意。

普通话

刚到北京时,我的普通话相当的烂,连川普也称不上,很自卑。本以为自己的普通话肯定是班里最差的,报到当天晚上王志浩老师组织大家在23号楼中厅自我介绍,听到像王勃、吕明翔等南方同学的发言之后,才知道原来还有比我更差的,顿时感觉好了起来。

自行车

清华求学五年的日子,肯定是离不开自行车的。就像李芳同学所讲,来自四川山区的我刚到北京时不会骑自行车。于是只好勤学苦练,记得有一次练车时直接撞到二校门旁边的花

坛上,被纳新等同学看到,觉得相当没有面子。不过很快倒也学会。五年间换了多少辆车已经记不住了,都是各种二手车,除了铃不响,哪儿都响。修车其实也很简单,基本靠脚踹,一踹就好,就能再坚持一段时间。到后来还学会了骑一辆车,带一辆车,技艺精进。后来有一次中秋节还和大家一起骑到了卢沟桥。当然骑车也摔过,尤其在冬天。有一次从三教出来,地面结冰,不小心横着就摔了出去,得有十来米远,万幸没有受伤。

卧谈会

202的卧谈会,我和纳新、天学是主力,尤以我和天学为主。李晋扬出身军人家庭,睡觉姿势仰面朝天,从一上床能够一动不动一直保持到天亮,全宿舍都惊为天人。但晋扬睡觉呼噜甚重。为此我和天学在卧谈会上曾经共同创作打油诗一首:“202门开,火车开出来。问他去哪里,他说去新斋……”此诗很长,后面还有很多,可惜忘记了。不知天学是否还记得?

军事课

第一年的选修课好像是军事,教课的老师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老师,但是名字忘了。记得是在主楼后面的圆形大教室上课,选她课的同学相当的多。现在想来,那么青春靓丽的女老师,讲着残酷的战争历史和故事,的确很吸引同学们的眼光。有一次陈



纳新还获得机会上台和她互动，下来之后很是开心。

制图课

制图课的印象主要就是老曹老师了（希望我没有记错他的姓，名是肯定忘了）。他对削铅笔水平要求之认真乃至苛刻，让我现在还经常和朋友、家人提起。制图课主要在清华学堂制图教室里进行。现在还能回忆起走在清华学堂的走廊里，历史悠久的木地板发出特有的“吱吱嘎嘎”的声音。

德语课

德语是我的二外选修课，老师是师母权老师。师母对我们结81的同学都特别关心，我们似乎也都非常认真地在学。我本人虽然不会发小舌音，但学得还算不错。学年结束时全校德语竞赛，我还得了一个第三名，拿到150元奖金。在那个时候，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数额了。可惜现在我已经都忘了。

体育课

体育一向是我的弱项，但在清华几年进步不小，毕竟要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嘛。我还选修了排球、武术等课程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和纳新、蒋灿明同学一起练习太极拳，每到晚上就在十食堂西边的小树林里修炼。虽然动作不大，但是即使是在冬天，一套拳练下来，也是觉得浑身温暖。后来大四之后不上体育课了，但是每年会有测验。长跑之类的耐力型项目是我的长项，但引体向上之类则是我的短项。而对于李晋扬，情况则是相反。我会安排专业替考，保证我们顺利通过。

小学期

清华独特的小学期，是其他学校

没有的。经常我们放假，其他学校都还没有放。而我们要回北京开始小学期了，别的学校刚刚开始放假。记得有一个小学期，我们是在新水的四楼或是五楼做设计、制图。天气热的，胳膊上的汗水都将图纸浸湿了。但是即使是这样的天气，也抵挡不住我们同学自娱自乐的心！一个最惊心动魄的节目就是没有任何防护，从新水的一个窗户出去，冒着随时可能掉下楼去的危险，再从另外的一个

窗户进来。现在看来，的确是有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嫌疑，估计现在没有任何一个同学还敢如此冒险了。

看录像

每周六晚上在一教看很长时间的电视是必修课，和今天电影院里看大片一样。那时很早要去占位，在等待录像开始之前，打扑克者有之，看书者有之，做作业者有之，聊天者有之，集市一般，煞是热闹！到后来我和天学经常不满足于学校的录像，开始游走于海淀、五道口一带的录像厅。按今天的话讲，我们那会儿是录像达人了。

毕业设计

我和李晋扬毕业设计的指导老师都是杨德麟老师，跟着她开发自动测量绘图软件（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东西，有很多人还是觉得直接用笔在图板上绘图更加高效）。毕业答辩时，有老师质疑自动测绘软件系统的必要



毕业典礼后和张孝文校长、方惠坚书记、何东昌前校长合影

性和前景，我怎么解释也难以说服那位老师。这时杨老师挺身而出，为我辩解，后来答辩顺利通过。20年后的今天看来，杨老师那会儿的判断是领先于时代的。现在进行测绘，估计都是使用测绘软件，再也没有手绘的了。去年9月再次见到杨老师，变化不大，还要请我和晋扬吃饭。晋扬和我说要抽时间去看看杨老师，可惜到目前也没有安排成行。

送别

同学们离开时，大家都到北京站送行。很多同学都哭了。开始时，送走一个一个的同学，我还是努力控制得很好，很淡定，直到王勃离开时，不知为什么眼泪突然不可抑制地掉了下来。五年来结81兄弟姐妹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。五年的日子过得很快，大一报到第一天的自我介绍会似乎在昨天，但眨眼之间，就又各奔东西。大学毕业，我们走向社会，真的是长大了。☘